

家是更重要的学校

多年之前，刚刚走上讲台的我，读到作家张晓风的文章《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学校啊，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保证给他怎样的教育？今天清晨，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字里行间是一位母亲的期望和托付，让人感动。

后来，我遇到了很多不同的家长。有的家长拍着胸膛，说已经为孩子准备了多少钱云云，学习就是孩子自己的事了；有的家长早早定下了孩子的学习目标：先上清北，再上哈佛。有的家长几乎不问孩子的事，即便老师和她沟通孩子的心理问题，她也仍是斥责孩子装病博同情；也有家长心细如发，事必躬亲。有的家长会给孩子写诗，帮她认识一朵小花；也有家长帮着孩子一起糊弄老师。

而这些年，家长问我的家庭教育问题越来越多，似乎家教问题一下子就爆发了。“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做作业，鸡飞狗跳。”这还是最低规模的麻烦。有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很突然地就开始逆反、厌学，令家长手足无措。而网络上又不断出现各种亲子矛盾造成的悲剧，更让家长面对孩子的问题时如履薄冰。家长们急着问“怎么办？”，但是，教育是复杂而又缓慢的，当“病症”出现时，很多问题已经积累很久，其实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

今天，当我再读张晓风这段话时，我已不再年轻，也做了父亲，也就更能体会她作为家长的心情，但我也更想告诉她，教育不是你把孩子送给学校，而是家长和老师共同的事业；而且，家比学校更重要。

谈论家庭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但家庭教育的真正意义尚未为人们所了解。很多人要么不重视家庭教育，要么是把家庭教育当作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这既颠倒了教育中家庭和学校的位置，也造成了今天教育中的很多问题。家庭教育之重要，用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来说，“家庭教育好比树木的根须，供养着教育的树干、枝叶和花果。学校教育的成果是建立在良好的家庭道德基础上的。”

对于那些以工作忙为由不承担教育责任的家长，苏霍姆林斯基告诉他们：“无论您的责任多么重大，无论您的工作多么复杂、多么富于创造性，您都要记住：在您家里，还有更重要、更复杂、更细致的工作在等着您，这就是教育孩子。您的工作可以找人替代……而真正的父亲是无可替代的！”今天的家长也要听一听苏霍姆林斯基的告诫，承担起自己无可替代的责任。

要想做好家庭教育，不仅要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还要对它的艰巨性有充分的认识。我曾听过不少家长客气地说：“我们只是带一个孩子，都这么累，而老师要带五十多人，实在太辛苦了！”家长能体会到教师的辛苦，当然是好事，但是，千万不要真的以为家庭教育要轻松一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是“高度紧张、需要付出全部精力的事业”，只不过，学校是集体教育，而家庭是个别教育。

关于家庭教育的第二个误区，是把家庭教育看作学校知识教学的辅助。这些年，无论是家长向我咨询的问题，还是我所看到的家庭教育的资料，大多是关于考试时怎么照顾情绪、平时怎样缓解学习压力、指导学科学习的，很少谈品德教育、生活教育，比如怎么与他人相处，何为幸福、何以幸福等等，而这些恰恰才是家庭教育的主场。其实，传统意义上的“家教”本就是这些，说一个人“没有家教”，就是说这个人“行为习惯不好，做人不行”，既批评这个人，也批评了他的父母。

家庭要以品德教育、生活教育为主，一是因为家庭的生活教育、品德教育是最有实效的，父母会把自己认为最实际、最真实的生活原则教给孩子。二是生活教育看似无用，实则不可缺少。一个不知道怎么生活的人，将来很难过好生活，幸福指数可能不高。三是家庭教育的基石在于和谐、亲密的家庭关系，父母如过于重视知识教学，又不研究智育规律，必定“鸡飞狗跳”，使得家庭丧失了教育的基础。

当然，不是说家庭要拒绝智育，相反的，父母也天然地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位引路人。这里只是强调，家庭智育也要融入生活，要讲究方法。物理学家费曼小时候和父亲在野外遇到一只从没见过的小鸟，父亲说：“看见了么，那是只斯氏鸣禽。”又告诉费曼这只鸟在意大利、葡萄牙、中国、日本的名字。“不过，你就算知道所有的语言是怎么叫这种鸟的，可还是一点也不了解它。我们还是来仔细瞧瞧它在做什么吧——那才是真正重要的。”这些名刺其实是父亲的杜撰，但父亲的这番话却让费曼从此懂得了“知道”和“懂得”的区别。在家的学校里，父亲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为孩子揭示了书本知识和真实世界之间的联系。这是最好的家庭智育。



舒兴庆，中学教师，诗人，在《中国德育》《诗江南》《安庆日报》等发表论文、诗文近百篇，部分收入全国语文教育、诗歌、随笔年度选本。曾获安徽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

写给豆腐的情书

陈鑫

偶见报端有写豆腐的文章，顿觉兴味盎然，拜读之余，不由又生出一丝遗憾，那种感觉恰如学生时代目睹暗恋的女生被别人抢先表了白。怪只怪自己口钝手懒，这么多年，似乎一直欠着豆腐一封情书。

我对豆腐的情愫，早已超出了纯粹的美食爱好。到了这个年纪，无事时便喜欢沉溺在老歌里，于熟悉的旋律中朝花夕拾，找寻曾经的回忆。每听到那首《弯弯的月亮》，听到歌词里深情呼唤着童年的阿娇，不知为什么，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家乡的豆腐。不经意间，豆腐的形象幻化为一个阿娇模样的姑娘，朴素的小花袄，可爱的羊角辫，在乡愁的那一端默默凝望着我。

对于豆腐的这种感情，也许唯有故梓的乡党能略解一二，全赖吾乡正是豆腐的发源地，我与豆腐，可谓两小无猜，心心相印。昔时汉淮南王刘安偕方士寻仙问道，炼丹中竟无意点化出了神奇的豆腐，及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留在世间的，除去一部鸿烈无二的《淮南子》，便是深藏于豆腐里的万般滋味。因此，豆腐虽取材于田间，委身于俗世，却天然地自带几分卓逸不凡的仙气。

一方水土一方人，味觉永远是一个人记忆中最深刻、最诚实的部分。儿时懵懂之际，便已将豆腐和家乡视为一体，洁如白玉、软若凝脂的豆腐，成为心中那份割舍不断的乡情的最佳载体。

家乡地处江淮平原，饮食兼具南北风味，但无论何时，大抵总少不了豆腐的身影。家常菜肴自不必说，各种豆制品亦无须罗列，单单生吃亦是绝美。古城如戏台，每天一大早，在一声声“豆——腐——”那戏腔般悠长的吆喝声里，新一天的大戏就此缓缓拉开了帷幕。穿街过巷的小贩是台上的主角，只见他们放下担子，用黄铜刀片熟练地切下一块，略带豆腥的鲜香立时扑鼻而来，令人提神醒脑。此时的豆腐，无需等待或加工，小块一口囫下，就像出海的渔民捞上生蚝，现撬现吃，最得其鲜。吾乡豆腐天生丽质的秘诀，不仅要黄豆选好，卤水调好，更关键的在于所用皆为本地八公山下“珍珠”“大泉”“玛瑙”三大名泉之水，因而吃起来格外清甜爽滑，让人快活地忍不住大赞一声“妙哉！”

再往后，离乡在外，无论如何也吃不到家乡豆腐的味道了。那些五花八门的外地品种，南豆腐也好，北豆腐也

罢，算起来都是家乡豆腐的远房姊妹，可又都与我那小阿娇眉眼间的风韵不甚一般，细品之余总有难以弥合的差异，更休提所谓的“日本豆腐”。且别地对豆腐的热衷也多不及吾乡，身处熙熙攘攘的另一片烟火中，就连早晨想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啃上一口香喷喷的千张卷油条也非易事。

乡人勤劳聪慧，手脚不离黄土，却善于把艺术融入生活。一块简简单单的豆腐，可作万般文章。刀法变换下，娇嫩的材质竟能雕琢出花鸟龙凤诸多造型，炉火舞动间，平常的素食也可以调制出截然不同的口感。更由此衍生出一席琳琅满目、闻名遐迩的豆腐宴，招徕八方游客前来欣赏品尝，一饱眼腹双福。

豆腐，文静娴雅，冰肌雪肤（玉骨是没有的，恰应了红楼梦里所说，女子都是水做的，柔情似水，软软糯糯），真乃佳人也！豆腐堪称健康佳品，对于饱食大鱼大肉的现代人来说，实为口味和营养的绝配，让人如何不爱？

写至此，心中早已春风弄柳，一池涟漪。忽想起此文万不能被吾妻瞧见，否则定会追究；有心思给豆腐写情书，这么多年还没给我写过情书呢！



骏马归来 汤奇 摄

◆信笔扬尘

编出来的湖石精魂

明前茶

钱利淮带我们去找适合做竹编的竹子，它们的竹龄在两年或三年之间，新竹特有的那层毛茸茸的白粉已经褪尽，轻叩之，竹身微微发出金属声，而不是如当年新竹那样，噔噔作响，好像胸骨中含着青葱汁液。

钱利淮还记得他沉浸在剖竹声里的童年。对如何致富，浙江人天生敏感。来自长兴、安吉、德清的竹子源源不断运来后，乌镇周围的村庄，种田人放下锄头就拿起了竹编家什：手锯、篾刀、篾剔、竹凿、角刨、锉刀，开始了“一村一品”的竹器生产模式。有的村专门生产簪箸笼屉，有的村专门生产箬篮榻席，有的村用竹编编织书橱与竹椅，在不同的村庄中运出去的竹器，就像永不交汇的河流，明晃晃地滋养着老村、老城镇的生活。

钱利淮出生的陈庄村，专制圆形竹匾，附近方圆两百里内，村民晒白菊，晒熏青豆，晒笋干，晒咸鱼片，晒乌梅干、半话李、九制话梅等蜜饯，都会用到此类竹器。晾晒时，主妇们将竹匾安置在灌木的头顶，或者架放在老屋的屋檐上，大风一吹，竹匾有可能会摔下来。

竹匾的边框被摔松了，农民舍不得扔，来找钱利淮的父亲修理。

火烧云从天边退烧之际，父亲趁着黄昏的最后一点亮光，手持染色的竹条，从晒匾的边缘一根根地插进去，与原有的竹条衔接，并穿插缠绕，编出坚实的边框。

又过了两年，钱利淮在集市上遇见老农，他正把烘干的酱油笋干花生堆在竹匾上卖，晒匾上，浅黄浅绿的本色竹

篾已变成淡褐色，染色竹篾也开始褪色，变得淡雅柔和，灰度出现了，竹器就像一个锐利的青年走向恬淡的中年。

人都以为依赖竹器的日子，将一生一世，将代代相传。

谁想，随着塑料与不锈钢用品的大量涌入，竹器慢慢少有人采用了，“一村一品”的生产保护机制都被冲散。没有人想子承父业，钱利淮也前往杭州学习工业设计。所有的人都陷入迷茫中：满山遍野的竹子仍在生长，并在风中合唱，一根新竹发出的第一声长啸依旧惊心动魄，它们曾经是村人的生计之所在，是自然与人生紧密编织的绿色之网，而今，它们唯一的去处，似乎就是变成烧柴。

钱利淮的心被啃噬得很痛，他在大学期间，观看了一场来自中国举办的日本竹编展览，那股不甘之气，一直顶在他的横膈膜上：若论对竹的哲学与文学意蕴的探讨，中国人恐怕要比日本人早一千年，中国人对竹子气节禀赋的理解，比日本深入得多，同样是竹编，我为什么不可以做得更好？

他毅然辞职回乡，在村里开了一间竹编工坊，破釜沉舟地开始了对经典竹编纹样在当代语境下的改编与探索。他就像一个基因科学家一样，通过不同的编码，创造不同的“生命体”；他又像一个编曲的神童，兴致勃勃地用音符与节拍创作神奇音乐。他极度迷恋竹篾在规划几何编织结构时产生的美感，毅然摒弃在立体竹编中做骨架支撑的做法，他研究如何通过六角编织，能将镂空的立方体、椎体、球体、多面体——编织

出来，再延伸发展，理解不规则的立体轮廓如何编织，终于，将所有弧度的打造、立体的结构搞清楚后，他有机会将胸中酝酿已久的那朵云掀出来，创作了竹编艺术品“太湖石”系列。

这是一群从大地上萌动并生长的云朵，它们有巨龙之势，它们扭动着、盘绕着、升腾着，竹子的静气与云朵的成龙之势相互映衬，令这些竹编雕塑，催动人的遐想，在阳光下飞速地“跑马”。

千万年的流水腐蚀出石头的孔洞，两三年的竹子却以蜿蜒的曲线，再现了这亘古的湖山再造。中国人将竹与石同栽，将其视为君子之气；年轻人钱利淮却更进一步，化竹为石，变石为云，腾云为龙，展现了东方文明的神秘意境。

疏忽之间，回村已经17年，钱利淮向我展示一屋子的奇思异想，并展示与他一同编织的老手艺人，永不疲倦的编竹大手，那些手上都是细小的被竹篾与竹丝刮擦出来的纹路，右手中指侧面的茧子，有一颗嫩蚕豆那么大。

不必再做那些粗糙的生活器物了，只要做艺术品就可以，各种空灵美妙的竹编雕塑与竹编绘画，还有将竹材与各种现代工业材料混合编制的装置艺术品。

一座村庄中所有60岁以上的老手艺人，从此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他们很真切地形容生活的变化：“想吃鱼汤面的时候，不在乎野生鱼要贵一倍；出门旅游的时候，不再等着坐半夜的绿皮火车。”这些变化，都有赖于钱利淮一个特别的念头：别人做竹匾，我要做雕塑；这就好比大家去挤独木桥，我要踏着溪水里的石蹬子，灵巧轻快地飞渡激流。

傻穰子

张港

穰，这个字念“记”，曾经的常用字。嫩江流域地广人稀时，遍地种穰子。可到了生产队，这东西种不得了，产量太低，交不上公粮。穰子渐渐绝迹。

奔小康了，脱贫致富了，一个个多打粮多卖钱。可那老田头却偏偏种上了穰子，还是傻穰子。

傻穰子不用铲不用耢，籽一撒，坐等收成，就像农村傻小子，野着散着才壮实、厚诚，走多远都不忘村里乡家；若伺候着惯着宠着，来一身毛病，长大了跟爹娘抢房子的都有。可这傻穰子，产量太低不说，种容易，吃却难，没有人会吃了，也卖不出钱来。

贫困户一个一个摘了帽，只剩老田家。老田因种傻穰子返贫，惊动了县里。县长下基层，训村主任：问题得解决，不解决不行，不能不解决。早改水，千斤稻，不能再种那傻穰子了。

村主任苦得很：县长啊，老田的工作好办，问题是老田上边还有老老田。

老老田？

老老田是老田的爹。老田家原来也种穰子，也不穷，不知犯了哪门子邪，老老田非要种傻穰子，九十岁的人了，哪个犟得过他？让他骂了事小，气出病，事就大了。

县长决定一竿子插到底，亲自做老老田思想工作——不能让个老老田拖了全县后腿。

在村乡干部陪同下，县长来到田家。县长讲脱贫工作的重大意义，讲思想解放开新路，讲发财讲致富。

老老田傻傻听着，不回声，无表情。村主任说：老田爷，这可不是我，可不是乡领导，这是县长。你点头！你同意！

老老田冷丁来一句：光知道发财！光知道钱！这是把人顶撞上南墙的话。县长尴尬不？乡书记道：按现代科学，这就是老年痴呆症。声音低低的。

六十岁的老田搓手说：大县长，我爹都这岁数了，不跟他犟，再依他几年。

县长与老老田握手，祝老人家长命百岁，告别了。老田跟爹发怒火：我说爹，那可是县长，咋给大县长冷脸？

老老田也怒：县长？省主席我也见过。大热天西装领套的，也不怕晒出热痱子。县长就这样？吓——

老老田自然种不动田，但他天天坐地头看傻穰子。傻穰子长得倔强，山苏子、红蓼子都让傻穰子压得抬不起头，分蘖的苗，支棱开来，吐出嫩嫩的浅淡的穗穗儿。老老田手扶着苗苗，稀罕着嗅味道。

豁！傻穰子——

老老田这才发现，旁边有个人，也在手持苗苗，稀罕着。这人脸黑，头发白，露手臂的T恤，老年运动鞋。

豁！也有认得傻穰子的？老老田不能不吃惊。那人仰脸朝天长长一口气：“这东西好吃，小时候——俺娘会吃穰子。”

你吃过傻穰子？

这是市长。老老田这才看到，还有几个人，说话的是乡书记。

呀！市长？你说穰子米饭啥味？

市长说不明白傻穰子捞饭，鼻子对苗苗猛抽气，道：吃不到那种味道了哟！

你想吃？那中，跟我到家。

一行人跟到了老田家。

老老田亲自动手，给这些人煮傻穰子捞饭。

老老田忙活着，老田打着下手。市长抚个田家小小丫头，问：闺女，傻穰子，好吃不？

不好吃——刺嗓子，咽不下去。

饭好了唉——傻穰子捞饭做得了——一种香气，清清的香，跟着老老田进屋了。

这世上呀，最难用嘴说明白的正是嘴里的味道。傻穰子捞饭啥味道？这么说吧，清晨钹刀打下带露水的五花草，当年竹叶当年米的绿粽子，半嫩冒浆黏苞米款锅盖那股子热气，这三样混到一起，八成兴许有傻穰子捞饭的清香。

吃上米饭，市长问了：田老伯，为啥偏种傻穰子？这事我解不开疙瘩。

大市长哟，事是那么个事。嘴甫闲，听我说就中。那年，新中国刚成立，刚刚分到地。那个，嫩江省的省主席——那时不叫省长，他姓于。于主席下乡，派饭派到我。于主席吃好了俺娘煮的傻穰子。临走时说了，还要来吃傻穰子，就是自己不来，也有省里人来。还跟我拉了钩，一百年不带变。这事我一直记着，共产党说话算话，说来吃傻穰子肯定来吃。早些年，饿怕了，要的是产量。现在日子好了，我脑子里全是傻穰子。不种傻穰子，真有省里人来，我搁啥给人家吃？这不你来了。

田老伯，做穰子米饭，可是难哟！

市长，我年年吃旧米，留新米，等着你们来。孩子们年年吃的陈米，陈米可就难吃了。跟别的米不一样，穰子米，先煮得个半熟，再炕干了，再做饭，说道太多。现在，除了我，没人煮得出来香了。

市长端着碗吃傻穰子照片见报，人们认得了这个“穰”，人们想尝这东西的清香。

村里大量种傻穰子，办了加工厂，老老田坐着指挥。傻穰子产量还是低，但是大家认了，价钱上去了。老田富了，村子更富了。

